

# 情怀难寻

◎黄海清

现在,情怀一词又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中。广为流传的最具有情怀的一句来自高晓松写的歌词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”,这句诗意爆棚的歌词引燃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情怀,让更多人抬头一望星空,就想到眼前的生活多么苟且,要去追求诗和远方;被媒体追捧的称为“史上最具有情怀”的辞职信,只有一句话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,瞬间让辞职者成为网红。

情怀,这个很小资的名词如轻风拂面,似春雨润田,在这个充满躁动的网络时代,悄然走红。这年头,似乎没有点情怀,在别人的眼中就是一个只知道追求温饱的低等动物。不信你看,连做锤子手机的罗永浩,也要在卖手机时大肆推销他的情怀观。

对于很多人而言,生活确实是柴米油盐醋,是老婆孩子热炕头,是一成不变的上班下班。不管什么样的生活,都过了都会腻;不管什么样的职业,做久了都会烦。因为生活和职业一旦变成套路,都有难以与外人所言的烦恼,即使是让很多人艳羡的大明星,他们也难免会在特定的场合吐槽被身上带着的光环所累。

于是追求诗和远方的情怀被唤醒,想去世界的诗意向被擦擦。但想归想,很少人能真正放下眼前的苟且,很少人具备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勇气。因为想要撑起情

怀这把大伞,还真不容易。其实,情怀就是文艺,是拔高于现实的理想,是无数不且于平庸生活寻求梦想的执著。你可以说它是现实的,因为一旦实现就能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;可它又是缥缈的,因为求之可能不得,甚至可能得之不复浪漫。

何况在很多表现情怀艺术作品的背后,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的艰辛。

比如乡村田园情怀。中国古代文人笔下描绘的乡村田园诗句令人向往:“暧暧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农家村落,“一水护田将绿绕,两山排闥送青来”来的青山绿田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休憩农人,“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”的老头老太,听起来就觉得诗意盎然。画家和摄影家用光影描绘出的画面十分美好: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村庄,在暮光中踩着一地金黄落叶荷锄而归的老农,满脸皱纹纵

横交错的老农在溪边边洗衣裳……

是很美,舞文弄墨之人都很喜欢那种恬淡宁静质朴与世无争的画面。但诗人和画家们如果真成了笔下中人,住在一下雨就“床头屋漏无干处”的破茅屋里,扛着锄头每天只想着米瓮已经见底了,他们还能有写诗作画的情怀吗?

诗酒年华,浮世清欢,风花雪月,文人墨客在我们的眼中的印象都是这样的超然物外,清气脱俗,但事实他们无限情怀的表象中却藏着无尽的落寞和感伤。他们写的最好的田园诗,画的最好的山水卷,几乎都在被贬之后,才寄情山水寄意文字。孟浩然看到洞庭湖“气蒸云梦泽,波撼岳阳城”的壮观景象,并不会想当个出凡尘的渔翁,却在抱怨“欲济无舟楫,端居耻圣明”——恨不得张丞相马上推荐他人朝为官。“竹林七贤”啸聚山林,终日抚琴吟唱纵酒高歌,很让人羡慕,却不知道他们正体会

着不为世间所容的悲凉。

情怀是把大伞,在它的庇护下,风雨侵袭造就了诗意,蜀道难走诗化成了寻仙问道,残荷败叶也入画成孤情独品。有情怀的生命是鲜活的,时刻握着一支马良神笔,化腐朽为神奇,山山水水风风雨雨雨枝枝叶叶都成了诗与画。但是,只有极少数人在物质极其匮乏的状态下,还能保持足够的情怀。能写出一曲新词酒一杯”的晏殊,是不用担心饿肚子的问题;到处“看世界”的李白之所以能够放逐青山白云间,跟皇帝给他一笔不菲的路费有很大关系。鲁迅先生辛辣地指出“雅要有地位,也要钱,古今并不两样的。”

说了这么多,我一点也没有嘲笑情怀的意思,相反,我崇敬具有情怀的人,与他们相比汗颜自愧。那些毅然决然地抛却世人眼中世俗地位和稳定的生活条件,追寻心灵归宿的人,值得为他们喝一声彩。那些经受众多冷嘲热讽流言蜚语,还在执著心中梦想的人,给了我们强大的情怀信念。

平庸如我辈,即使怀揣着情怀,也没有敢于抛却一切寻梦的胆识。只有在工作的闲暇,在山水之间寻一点别有天地的绿意。在单调冰冷的生活岩壁上,用文字凿一点缝,透一隙情怀的光芒。

## 春天里的歌(一)

◎黄维江

其一  
梅溪畔观梅  
楼外霜枝数点梅,  
追寻记忆独栽培。  
清溪两岸今非昔,  
古邑千秋乐共悲。  
纵有幽幽香气在,  
难逃滚滚暖尘飞。  
飘零执意东流去,  
听取春江海信回。

其二  
十八坂赶墟  
春来秋去不几年,  
十八乡墟看变迁。  
人聚东西南北面,  
物流天地海山间。  
人潮涌动门皆市,  
网讯传来手作摊。  
故友重逢长促膝,  
香茗至味共携前。

## 绿化宜居享安康

◎黄胤

仲春时节雨茫茫,种树栽花植草场。  
党政军民齐动手,农工商学俱奔忙。  
披蓑戴笠艰辛冒,踏脚弯腰困苦尝。  
绿化宜居生态美,神州黎庶享安康。

## 咏橄榄

◎黄胤

闽清橄榄脆而甘,回味无穷贡品堪。  
思食檀香凝欲滴,侨乡“三宝”列其间。

## 短诗两首

◎陈世辉

游子  
回也心塞  
离也心塞  
老母亲的眼神  
一路萦绕到榕城

踏春  
春天的节拍  
没有踏上  
碎花落满园  
无奈的枝叶  
静候秋风

## 一封匿名信

◎刘其琪

像风一样自由的大学生活是无拘无束的,为了消磨晚上的无聊时光,有的宅在宿舍里,斜倚在墙边沉浸在廉价租来的小说里,只因大部分的书籍明天就到了还期,故不得有半点耽误,甚至要秉烛夜读了。有的三两结伴去了校园的那片空地上,在簇拥的人群中择一处立锥之地,观看着免费的露天电影。那些告别了单身宣言的同学们勾着肩膀搭着背,惬意地漫步在梧桐成荫的小路上,连空气都充满了甜蜜的味道。而那些准备再次深造的学子们则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挤进了图书馆,占一桌位,钻入浩如烟海的书海里,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而今晚满心欢喜的她避开了众人的目光,独自前往教学楼,去完成一件蓄谋已久的事情,写一封信给远方的他,明了那份藏于心底已久的爱恋,一路上踏着陈旧的单车,闻着淡淡的栀子花香,远处传来吉他弹奏的校园民谣,舒缓浪漫,恰与此刻的心情不谋而合。

阶梯教室里人影稀疏,她于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,小心翼翼地翻出包里拿出一本红色横格的信纸,她不喜欢那种方格稿纸,因为格与格的间距太远,她喜欢字与字之间如水般流畅贯通的感觉。她习惯用蓝色圆珠笔写字,蓝色圆珠笔结合了黑色与蓝色的双重特点,深沉而又不乏典雅灵动。从何说起呢!又如何称呼于他?在朝夕相处的十年求学路上,他们只不过是同乡同班而已,只因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,被老师同时点名和当面教导的机会多一些。而大部分的经历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当中去,私下里没有太多的语言交流,顶多也就是讨论些有关课业的话题,也许彼此都是寡言淡漠之人。可暗恋是无罪的,纯洁的。爱慕的萌芽在她的心底蠢蠢欲动,默默地把他当成学习上的标榜动力,苦涩学路上的感情依赖。三年前,开始了天各一方的异地求学,彼此没有任的书信来往,她只知道他在牡丹花开的城市,远在千里之外的距离,不确定他是否已经心有所属,不确定他是否还记得这份同窗之谊,不确定如今她在她心目中的份量,突然不请自来的拜访会不会是纯属画蛇添足!一千个不确定也阻挡不了她的一厢情愿,于是写下了这封匿名信。

如莲的心事自然流淌在字里行间,写着写不由地唇角上扬,恍若他就近在眼前,不由自主地发呆傻笑,惹得周围人疑惑地看着她,难为情的她顿时羞红了脸。一笔一划不得有半点马虎,稍有不妥之处就立即撕了重写。反复掂量和斟酌着每句话的深浅轻重,整封信始终没有透露自己姓名谁谁,为了不让他发现关于她任何的蛛丝马迹,凡能暴露自己身份的事情丝毫未提,她只想让他知道这世上有个人对他动了情。她有勇气写这封信,却没有勇气明目张胆地面对他,因为她害怕,害怕也许以后见面时两个人会不知所措,满脸的尴尬无处安放。如果他心里有她,通过曾经熟悉的字迹也能猜得出她是谁,通过邮信地址也能猜得出她是谁,一切随缘吧!一封不长不短的信随着晚课的铃声结束了,从头到尾仔仔细细打量,一行行飘逸秀美的钢笔字跃然纸上,仿佛闻到了玫瑰的香气。将信纸小心翼翼地折成双心形,装进了点缀着蓝色斜格的白色信封,贴上千挑万选的邮票,踏着来时的路回到了宿舍里,把那封信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,轻轻地搁在枕边,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。

第二天周六早上,白裙飘飘的她沐浴着金色柔和的晨光,沿着新石南路独自走向邮局,经称重的工作人员验收合格后,亲手将信投进外埠的缝隙里,才肯放心离去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一切和往常没什么变化,能否收到回信她也不抱多大的期望,无需等,也不必慌,也许那些文字永远永远地睡去了,无人去叫醒它。命中有时终须有,命中无时莫强求,心情照常灿烂,之所以费劲神思写了那封信,也是为了不辜负自己那颗虔诚的初心罢了,无怨无悔。

又是一个秋在心上合成愁的季节,去年飘落的一片梧桐叶依旧固守在原处,在三百六十五个日子里默默仰望着头顶上方那棵伟岸挺拔的树。是他曾给予她玫瑰般的浪漫,也曾给予她锥刺般的伤痛,过往的一切都层层沉淀在叶子清晰的脉络里,也许只有活在回忆里她才有勇气坚持停留下来,从昼到夜,从春又到冬,叶子只有独自咀嚼着那份落寞不舍的滋味。

她曾害怕被无情的人们囤积焚烧成灰,也曾害怕被蚀骨的北风飘卷他乡,羸弱颤抖的叶子紧紧抓住任何生的希望,哪怕是一丝一毫,她也要竭尽全力。无论是蜷缩在砖瓦的空隙间,还是半掩在污浊的泥土里,只要能够寸步不离地守候在树的身边,叶子就心满意足了。尽管青春枯尽,变得褐黑残破,但树始终是她亘久不变的信念。

四季交替,叶子深深地知道每逢暖春之际树都会迎来一个新的轮回,繁衍出层出不穷的绿,嬉闹枝头,肯定会有新的欢愉取而代之,去填补树心灵深处的空缺,低眉,恨不能钻进地缝里。

时光流淌,每听到树与新绿之间近乎忘情的对白,谈论着一些似懂非懂的话题,叶子再也找不到当初彼此之间那份心有灵犀的默契,看似触手可及的几步之遥却已在千里之外了,什么是愿得一心人,什么又是白首不相离,誓言不见都带着口子吗?偏偏是有口无心!叶子打心自问:“树会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?只不过是固执的自己一味的去拼凑,去维护,去堆积他的好。所谓的坚持只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不甘而已,不顾一切地把自己推向了死角里。幡然醒悟的叶子仰天长笑,随风堕火,化作灰烬,一缕青烟扶摇直上。碎念般若,祈求佛祖来生让她做一株自由行走的花,只负责美丽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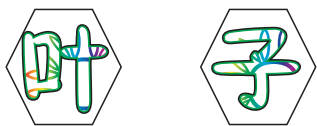
一步,两步,三步……凌花慢慢悠悠地走着,不时回头看自己印在雪地上的脚印。那是一双雪地靴带着曲折防滑纹的脚印,由寨子的进口延伸过来。此时雪花飘飘,远处的脚印,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了,但凌花知道,它们都在的,就埋在雪的下面,包括五年前的今天,她和万林走时留下的那些脚印。是的,它们早已无数次重叠在一起。

哦!真快呀,已经五年了。五年前,她还是个不穿平底鞋,刚从外地调来不到三十岁的女子,更不会一趟趟走在这样的乡路上。如今,她的鞋清一色是平底的,春夏秋冬都有,人也早已不是那个时尚靓丽的女子,黝黑不说,不认识的人还以为,就一走在山路上的村寨婆姨。不过,这山山岭岭上的人都认识她,就像当年万林驻村都认识万林那样。这时万林的话又一次在她耳边回响,这就是高峰村的地界了,从这里走进,像一条口袋,正好可以把高峰村十二个寨子,少绕弯路地走完。

真的?凌花四处看去,都是白茫茫一片,连万林说的马上要到的沙泥坝,也是若隐若现的,唯一清晰的是他们刚刚踏在雪地上的脚印。

是了,那天的雪真大,就像今天这样子,万林给她打电话时还刻意强调,下雪的,最好穿带帽子的衣服和平底鞋。他的意思是让凌花不要穿高跟鞋。凌花曾臭美穿着高跟鞋跟他们去高峰寨,在翻跃据说有一百道褶皱的坡坎时,鞋跟一歪,差点掉进路边的深沟里。是万林眼疾手快地把她拉住,却因此闪了腰,半天直不起身子,把凌花吓得不轻,刚调到这里工作就闹得,早看她不顺眼的支书又要拿话呛她了。果然,支书略有责备又语重心长地发话说,凌花,万林有腰间盘突出,发作的时候坐都坐不了,常常是趴在桌子上工作,以后啊,你要多帮他。

腰间盘突出?在凌花的意识里这可



◎林韵致

也许沉寂无言注定是她唯一存在的方式,叶子只能接受这场作茧自缚的惩罚。暗夜也许树也会有略感失落寂寥的时候,偶尔低下头来好像在找寻着什么,是在找寻那片曾经让他爱恨不能的叶子吗?都心乱跳的叶子不敢让他看见自己落魄不堪的模样,俯首

## 雪落在雪落过的地方

◎叶旋花

电脑室。我是不懂电脑,要不我早去了。电脑室?在那里做什么?凌花奇怪,周末还加班?

还不是帮你理清人口资料,补漏查错嘛,等你接手工作顺利点。

帮我?凌花惊讶万分,赶紧跑到电脑室。果然,县电脑室里,万林正坐在电脑前打字,面前的桌子上是厚厚一本本人口台

林,她却理解了责备,现在倒好,是万林在帮她,自己却像坐窗观景的人,搁置的远远的。

那晚,凌花负责在电脑上核对、修改、打印,万林负责电话查询。凌晨三点过,才把高峰村八千多的人口台账更新完成。看着万林电话都打到外省去了,这时凌花才明白,为什么万林一直没把工作交给她,还整天要她下乡再下乡。他有一个厚厚的笔记本,下村凌花都看见他在上面写写画画,还记得奇怪,就村民那些芝麻蒜皮的事还要记?现在她知道,不记哪来的信息,又到哪里去找人?后来,凌花也备了笔记本,也像万林那样事无巨细都写上去,包括今天要做些什么,明天要去哪里。曙光微照的时候,走在空旷的广场上,凌花一点倦意都没有,内心里,已经有什么东西在热涌。

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每当要下村全盘走访,凌花就不到村委会去,而是从县城出发,像当年万林带她走的那样,先坐公交车到终点站,再坐半个多小时的三轮车,然后到路边有一棵老槐树的地方下车,再跳下坎坎沿着老槐树旁的看牛小路走过去,就是挨城最近的沙泥坝,再翻过高高的坝坎走下去是水坝田,水坝田对面山崖上就是俗称云上的寨子的高峰。高峰村就是因此而得名的。

现在,凌花对这些寨子已了如指掌,不用任何人带路,她都能在纵横交错的小路中

